

萬有文庫

第一集一千種

王雲五主編

經濟學淺說

楊慶堃 王誨初著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

經濟學淺說

楊慶同 王誨初 著

百科學叢書

編主五雲王
庫交有重

分類號

釋 聯

著初誨王 同慶楊

號一〇五路山寶海上			
五雲王	人	行	發
路山寶海上			
館書印務商	所	刷	印
埠各及海上			
館書印務商	所	行	發

版初月四年十二國民華中

究必印翻權作著有書此

The Complete Library
Edited by
Y. W. WONG

A B C IN ECONOMICS
BY YANG CHING TUNG AND WANG HUI CHU
PUBLISHED BY Y. W. WONG

THE COMMERCIAL PRESS, LTD.

Shanghai, China
1931
All Rights Reserved

經濟學淺說

目錄

第一章	需要和工作	一
-----	-------	---

第一節	需要	二
-----	----	---

第二節	工作	四
-----	----	---

第三節	資本	九
-----	----	---

第二章	交易和價值	一六
-----	-------	----

第一節	交易的起源	一六
-----	-------	----

第二節	價值	二二
-----	----	----

第三節	商業	二五
-----	----	----

第三章	貨幣	二八
-----	----	----

第一節	物物交易	二八
-----	------	----

第二節	售買	三〇
-----	----	----

第三節	貨幣	三一
-----	----	----

第四節	信用的價值	三七
-----	-------	----

第四章	財產與遺產	四〇
-----	-------	----

第一節	財產的演進	四〇
-----	-------	----

第二節	非物質的財產	四四
-----	--------	----

第三節	遺產	四六
-----	----	----

第四節	財產的社會化	四九
-----	--------	----

第五章	貸銀和利息	五四
-----	-------	----

第一節	貸銀	五四
-----	----	----

第二節	資本的借貸	五八
-----	-------	----

第三節	房租·····	六四
第四節	不事生計的階級·····	六六
第六章	工資和餘利·····	六八
第一節	工資制度·····	七〇
第二節	餘利·····	七三
第七章	競爭與合作·····	八〇

經濟學淺說

第一章 需要和工作

這本小書的目的，在將經濟學的基本原理用淺易的方法來說明。本來經濟的事實和日常生活極有關係；因此，經濟學的原理好像比別種科學更易明白。其實並不然。因為經濟事實的發展頗為紛亂，現在想把他的糾葛解開，原非易事。最好的方法，莫如追溯這些經濟思想的原始。

要想說明經濟的事實，往往就有人借魯濱孫飄流記 (Robinson Crusoe) 做引子；這方法雖為許多經濟學者所反對，卻可以代替實際的試驗，俾從已知的原因中發見其結果；因為自然科學中最著奇效的試驗方法，在社會科學中卻不能應用，所以我們便採用一種幻想的試驗去代替那實際的試驗，譬如把一個人單獨安置於絕島之上，試看他怎樣舉動，這便是所謂幻想的試驗了。

但我們若想追溯經濟現象的原始，則魯濱孫所飄流的絕島還不能說明許多；因為魯濱孫並不是一個原始人，他已經把從前獲得的知識和許多物質上的財富，一併帶到這個絕島上了。或者我們也可從兒童的舉動中，證明許多經濟事實的發展。兒童心理對於經濟的現象確能闡明不少；我們不知就此研究，也未免錯過了。但是兒童的環境雖與魯濱孫相反，而其曾受人工的影響卻正相同。

魯濱孫和兒童既不是說明經濟事實的好例子。那末，下等動物卻怎樣呢？我以為就下等動物中，確可以追溯經濟現象的原始，以及人類受其約束的經濟規律。經濟學實發源於生物學，換一句話說，經濟學就是生物學的一部分。

第一節 需要

我們知道一切動物都有需要；需要就是經濟學的起點。下等動物的需要不很多；概括說來，只有兩種：一則對於食物的需要，此在動物生活中占最重要地位，幾乎成為他們的唯一需要；一則對

於住所的需要，這也很關重要，不可忽視。狐狸有洞，鳥有巢，無論何種動物都有住所，這住所縱然很卑陋，也可以算是滿足需要之一端。

人類雖以萬物之靈自居，然其生活也給這兩種需要占據了主要的地位。試看尋常工人家屬之進支表，其食住兩項平均約占全支出三分之二以上，其剩餘的部分，用以供應別種需要，而使人類超出下等動物之上者，卻微乎其微。

衣着的需要，當然是下等動物所沒有的。自然界對於下等動物的衣着已有充分準備，故動物對於衣着一項絕無需要；甚至人類還要靠著動物脫下的衣服來做衣服，換一句話說，所有動物的皮革羽毛沒一件不給人類用作衣服的。

更細密觀察一下，某種動物也很歡喜美麗之物；因此，雖在下等動物界，也好像有一種愛美的需要。亞洲有一種鷓鴣，往往把拾得的玻璃珠掛在巢邊的樹枝上，作為裝飾。還有一件可異之事，就是這種裝飾的欲望，在理祇能見於進化程度的末期，然其在人類史中卻緊接食住兩種需要之後，而出現於衣服的需要以前。例如野蠻民族於未曾想到穿衣之前，已先注意於裝飾；我們簡直可以

說，野蠻人之穿衣目的僅在美觀而已。

以上所說，都係下等動物的需要。這些需要爲數有限，但已能滿足他們的生活了。我們人類也應當把需要減至最低度嗎？這問題很有討論的價值，但不屬本書範圍。我們所注意的，祇要設法抵抗一種的誤會。簡單生活固係一種道德的理想，而且在現今的時候，尤其是一種經濟的義務；但我們不可因此誤認人類當回復下等動物的生活，將所有需要限於食住兩種的範圍。所謂簡單生活，並非謂人之一生當專注於食住；其用意蓋正正相反，蓋想把這些動物的需要——尤其是第一種需要——減至極低度，而代以高等的需要，就是知識及道德的需要；這些需要都是不大破費的，也不是奢侈的，然卻使生活更爲滿足。而且簡單生活並無壓制奢侈之意；不過把精神上的奢侈去代替物質上的奢侈，這是動物界的經濟事件中絕對沒有的。

第二節 工作

現在我們要研究下等動物滿足需要的方法了。這是不是工作嗎？這固不盡然；即如食草類的

動物，其食草的行爲卻不能認爲工作。但是那些專食果實草根的動物，必須四處搜尋，始能得一飽，這或可以稱爲工作。至於食肉類的動物，其覓食的舉動自然是一種工作，而且合乎工作的真意義。他們終身從事漁獵，漁獵須有重大的努力，因此就成爲工作。人類專從事於檢拾果實以及打獵打漁這三種工作的，也不知幾千萬年了。

由食的需要進至住的需要，我們便知這後一種需要不僅必須工作，而且要有種種不同的技術。於此一點，鳥類確較哺乳類爲優勝。他們構巢的精巧和注意，以及這些巢的種類複雜，都是我們知道的。有些鳥類，像美洲的畫眉鳥，甚至能將樹葉編織成巢，和縫衣一般。

昆蟲界中的複雜工作，則尤奇之又奇。有些像田鼠之類，便是穴地的工人，有些是木工土工或石工，又有些像甲蟲之類卻是專掘土堆的工人；又有一種蜜蜂專取花瓣鋪巢，像我們鋪地氈一般。其實下等動物的工作和人類絕少區別，不過每種動物祇能做一種工作，人類則能兼任各種而已。然而動物和人類的工作間，似乎還有一個區別，這個區別很爲重大，所以我們往往疑問自己，究竟動物所做的工作能否值得「工作」的名稱。大抵人類工作的特性，總帶而努力艱苦與困難。

耶教聖經曾說過：「人們須汗流滿額而工作」。試問下等動物的工作，有些汗流滿額的現象嗎？查動物之活動，並不像人類一般具有定規課業的性質；祇係一種自然的作用。鳥類造巢的理由和鳥鳴適相同；蜜蜂釀蜜的理由也和蜂鳴的理相同。他們對於工作好像是一種的運動，或者是一種生活的情狀，恰好像伊頓（Eden）樂園中未犯罪以前的亞當（Adam），祇須從樹上把果子摘下來便了。一般動物好像沒有跟着亞當犯罪，因此便能保存他們對於工作的愉快；但是亞當的子孫——就是人類——卻喪失了這種權利；所以人類往往號稱為「懶惰的動物」，也不是絕無理由的。

但我們反說下等動物懶惰，真是冤枉之至。這句話對於家畜或者還說得過去；因為家畜喪失自由，好像奴隸一般，非有人督促便不肯工作。況且就是對於家畜也不應說他們懶惰；試看打獵的狗，終日奔走，喘息不停，都為着替他的主人做工；又試看駕車的馬和耕田的牛，那一樣不是辛苦萬分，替他們的主人盡力呢？老實說起來，現在做雇主的，祇要他的工人能够像家畜一般的努力，便十分滿意了。

至以野獸而論，他們祇要供應了那些簡單的需要，此外別無所求，因此便實行休息。這並不因為他們懶惰；不過他們無須做那不必要的工作罷了。

我們還要研究，為甚麼人類作工不像下等動物的愉快。為甚麼人類往往怨恨工作，咒詛工作。要說明這理由，我想最好的一個例子便是奴隸或農奴的工作；因為他們作工是由於被壓迫，所以自有人類以來，那痛苦呼籲的聲音，時有所聞。甚至近世或降及現代的下級工人，也不免因待遇不良而怨恨工作。但本問題還有一個難解的點，就是自由的工作也往往不是人類所願為，試看奴隸制度之所由起，便知其然。上古創立奴隸制度的人，其本身必係自由的人；因為他們自己也不願自由工作，纔想出這強迫他人代任工作的方法。他們都想自身免除了煩苦的工作，好像半世紀前法國富人於國家徵兵時，往往出錢雇人代服兵役一般。

人類每每自問，究竟工作能否變成一種自然的和愉快的動作。法國詩人蒲魯登（Sally Proudhon）氏對於這問題曾說：

如果我是上帝，

定使無皮的佳果隨處生長；

工作不過是一種遊戲；

人們做工不過是發揮精神。

依著者的意，如果我是上帝，我對於這詩人的願望定須再三考慮。我不敢認為這詩人的願望是有益於人類的，甚至把人類的工作變成像動物一般的簡單自然，恐怕反為無益呢。

我們須知，工作中所附帶的痛苦和強迫的元素，實在是文化的真正根源。因為人類不願意做工，他們纔設法減輕工作的辛苦，結果遂利用自然的法則，創造種種機器，又和他人合作及分工任事（這叫做最少努力的法則（law of least effort），換一句較文雅的話，就叫做快樂主義（hedonistic principle），就是一切經濟學理的基礎。）我們常常說，『人類盡力工作以求免去工作，恰像從事戰爭以制止戰爭一般，』這句話確是很對，不過兩種期望都不能達到罷了。人類本着這種期望的工作，好像受天公的播弄，日日演着愚人的戲。但這種愚人的戲實在是人類的幸福。最妙的就是他們所趨向的目的永久在他們的前面飛騰着，所以他們的工作也就永久不停。

所以我們對於人類和動物工作不同之點，就不應埋怨。人類工作不像動物之簡單自然，正是文化之所由生；人類工作不成一種遊戲的形式，也正是利益之所由產出。所以我們還要很同情的隨着他走遍那辛苦的長途，眼見他上升一級則程度越高。大抵人類工作的最初動機，僅由於驅策那樣的強迫工作漸漸和緩，成為因衣食之必要而工作；這仍是一種的壓制。稍緩纔起了自利的動機，希望其勞力得有加多的產物。其後勞力達到專為社會服務的高尚程度，則又純粹以公眾福利及人羣義務為目標，不再帶有其他動機了。這種為社會服務的工作，似乎已經存在於動物中間；例如蜜蜂終日工作，顯然為蜂房的公益而不為一己的利益；而且他的舉動也是具有意識的。

第三節 資本

勞力的原始已經說得詳細了，此外還有一種觀念——就是財產權或所有權的觀念——也存在於動物界中。或者財產權這個名詞，因經過千百年的演進，含有很複雜的意義，用在這裏恐怕有些不明白。所以我們還是簡單的稱他做「占有權」(appropriation)——換句話說，就是——

個生物對於身旁的物認為可以滿足需要，惹起欲望者，而將其占有以供自己使用的一種行為。

占有的最新方法，就是把這目的物吸收了或消費了。我們祇要注視幼兒的舉動，便得着很好的例子。有人給他一些食物，他便把手掌緊緊握着；如有人想搶他的，他便大聲叫喊。他確有最高度的占有本能；祇看他把這食物放入口中連忙吞下，便是明證；因為他的見解以為要占有這目的物，沒有比吞入腹中更穩當。下等動物也和幼兒一樣的舉動；他們占有的方法也從急速消費上着手。

博物學者余頓 (Ernest Thompson Seton) 在一九〇七年十一月世紀雜誌 (The Century Magazine) 中，嘗論動物的習性，據說：『有一日我在米地森 (Madison) 市廳公園中，把落花生拋給一羣的松鼠，接連不斷至一小時之久。每次所拋的落花生都變為無主之物；所有附近的松鼠一個個趕來搶奪，那搶到一顆放在嘴裏的，便算是這顆的主人，照這樣占有之後過了幾秒鐘，其他的松鼠都承認其所有權，不再爭奪。』

以上所說，還是指那立時的消費；但尙能更進一步，就是這動物於獲得食物之後，並不立時消費，祇把牠放在一旁。有許多動物，尤其是松鼠和狗，都是這樣的。由獲得食物以至實行消費之間，真

正的所有權便由此發生，因為這些食物或者離開其主人甚遠，其他動物並不來爭奪，這不是明明承認所有權嗎？我們且再聽余頓氏的說話，就是：『這松鼠如果飢餓，便立即把落花生食了；否則他祇把落花生放在口中轉動三四次，用舌頭舐過，加入津液的氣味，然後埋在土中，留待下次食用。』

上段說過，松鼠把落花生在嘴裏轉來轉去；這是什麼理由呢？此項理由大致和幼兒趕緊把食物含在嘴裏一般；不過松鼠比幼兒更聰明，他明知須將硬殼咬開纔能嚥下，他所以先放在嘴裏，染了津液的氣味，使自己和別的動物都容易辨認，然後收藏在相當的地點，俾將來容易找尋。這種舉動，簡直和確立其占有權無異。似此從立時消費的方法，一變而為儲藏的方法，可說是一個大進步。但是動物中的財物占有方法，還有一件和人類的行為更相似；這就是盜劫的方法。動物中往往有互相掠奪的事情；即如水鳥中的漁鷹常竊他鳥所得的小魚，習為一種寄生的事業；而昆蟲界中的大黃蜂也是這樣。盜竊的行為，原係所有權分明後的結果。法蘭西革命時代的著名作家普魯東（Proudhon）氏嘗謂，『財產便是盜竊』這句話自然有許多人反對，但是轉一句話說『盜竊便是財產』，那便沒有人能反對了。如果沒有財產所有者，也就沒有盜賊了。至動物之從事竊盜，正